

# 美食备忘录

■高群

“陈老师，你干啥呢？”那天，我轮休回家。刚进门，扑面而来的油烟味呛得我险些逃离。

“你快来帮忙！”陈老师（爱人是一名教师，姓陈。婚前我就称她“陈老师”，婚后还是习惯这样称呼她）听到我回来，大声“呼救”。我赶忙跑进厨房，只见锅里热油四处迸溅，陈老师愣在那里不知所措。我赶紧将她推到厨房外，上前关闭天然气开关，等锅里热油的温度慢慢降下来。锅里，一个个黑乎乎的物体正漂漂亮亮地旋转，我盯着看了许久，才分辨出是藕盒。莲藕和肉馅分离，肉馅也被炸得焦黑。

陈老师撇撇嘴，并没有气馁。她走进厨房，将锅里的藕盒捞出来放在盘子里，拿起筷子，重新往藕里夹馅。“咱不弄了。”我急忙拦住她。

“咋和咱妈做的不一样呢？”陈老师执意再尝试一次。“这两片莲藕最好不切断，不然炸的时候容易断开”“面糊多裹一点”“油温不能太高，不然肉馅还没熟，外皮就先糊了”，我和陈老师一边讨论，一边重新准备。等到第二盘藕盒金灿灿地出锅，陈老师兴奋地和藕盒合影，传到微信朋友圈，得到了在山东爸妈的点赞。那天晚上，我们俩把“成果”吃得干干净净。

陈老师是新疆人，怎么突然要尝试做山东菜？这事还得从结婚后，陈老师第一次跟我回家过年说起。

“陈怡，你想吃啥？”一进门，母亲就问。

“妈，我啥都行，您问问高群有没有想吃的。”陈老师有些拘谨。

“他啊，不用问，肯定是我炸的藕盒。”这么多年了，母亲始终将我的口味记得清清楚楚。说完，她直奔厨房。陈老师紧随其后，随时准备帮忙。

“高群最爱吃藕盒，但是馅里面不能放姜。还有，他吃水饺不吃胡萝卜馅……”母亲一边忙活，一边念叨。

我在一旁静静地看着母亲和陈老师在氤氲的雾气中忙碌，心里别提有多温暖。刚入伍的时候，我总觉得只有母亲做的饭菜才最符合我的胃口。后来，单位偶尔做炸藕盒，吃完后我便不那么想家了。如今，我在部队已多年，口味早已不似当年那般挑剔。

回家的那几天，只要母亲做饭，陈老师就积极帮忙、虚心请教，像一个认真听课的学生。

一天午后，陈老师在她随身带的记事本上写东西。“陈老师，假期还有工作？写的什么，能让我看看吗？”“保密。”陈老师越神秘，我越好奇。最后，在我的“软磨硬泡”下，陈老师终于同意将记事本拿给我看。

记事本上，陈老师工整地记着“藕盒的肉馅里不能放姜”“爱吃水饺”……只看了几行，我的心里就涌上一阵暖流。

原来，陈老师将我喜欢的饭菜及做法用记事本记录下来，等我轮休时做给我吃。记事本不是工作笔记，而是一本“美食备忘录”。

“老公，回家想吃啥？”现在，每次我轮休回家前，陈老师必问这句话。为了让我在西北边陲能够吃到家乡的味道，陈老师让自己变成了半个山东人。离家9年多，是陈老师让我在新疆有了一个小家，也让我渐渐明白什么是对家人的爱。

# 家事



# 家风

“南日岛，风景好，风吹大树倒，老鼠满地跑，毒虫抓不尽，日头晒个饱……”2015年，程泉参军入伍，来到福建南日岛，这段“顺口溜”让他印象深刻。

初入军营，湿润而带着腥味的海风伴随着火辣的日头，让程泉时常感到反胃。一次，程泉沿着海岸线进行三公里跑，因为意外中暑而昏昏沉沉，一跤摔倒在地。他趴在沙滩上，看着海平面上的夕阳，心底不断涌起对家的思念，眼泪再也憋不住。休息时，他打电话告诉堂哥程晓敏，说自己正在过“人生最苦的日子”。

当兵到部队，是程泉做了十多年的梦。离家前，父亲叔伯为他“壮行”的场景此时仍然历历在目。

那年夏天，眼看着家里唯一的儿子要离家参军，父亲程建策百感交集，小心拿出珍藏的两瓶酒，忙着张罗起“壮行宴”。

程家的“壮行宴”不一般。1985年参军的伯伯程建华来了，1989年参军的叔叔程国政来了，2007年参军的堂哥程晓敏也来了……几位老班长坐在一起，“壮行宴”宛如一场“班务会”。

“泉儿！”伯伯程建华举杯，说：“今天这是为你壮行，但这第一杯酒，咱们还是要敬你的大爷爷……”话毕，几位硬汉起立侧身，将酒洒在地上。

伯伯口中的大爷爷，名叫程雄。程泉尽管没有见过他，但他并不陌生，而且在心中对他始终保留着一份沉甸甸的情感。这一切都源于那两封特殊的家信。

程雄，乳名实穗，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1939年到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，后曾任副政治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、连长等职。

这是程雄在前线给父母寄去的一封信家书。



图为革命烈士程雄的家书。程泉提供

## 双亲大人膝下：

在这里大概有一个相当的时间住吧！最近的工作情形，是分着两个方向进行，就是军队和民运。这当然是军队的工作要紧，但是民运方面虽然在军事上看起来比较是占次重的地位，而在这军民合作集中一切力量，来应付这第二期抗战对敌的反攻，以期达到抗战胜利，达到成功的目的。所以因这许多的重要焦点，我们这批政治工作同志，每天按时分布在各部队授课外，余下的时间，就是进行乡村的民运宣传工作，使当地的民众能达到和我们游击队的切实合作。

……安庆正在围攻中，城内火烟冲天，炮声震地，敌之师长都文波全师反正，而安庆在指顾之间，即可克复。儿想在今天这样的热烈大会，第二次其他纪念大会，就可可在安庆城内举行了。

五·五晚三时写

烽火连三月，家书抵万金。1943年8月，家人又盼来了程雄的来信，可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，这封信竟是程雄的“绝笔”——

## 亲爱的双亲大人膝下：

儿这次为了民族，为了可爱的家乡，为了骨肉相连的弟妹，求得生存和幸福，儿不得不来信辞别双亲大人，如果不能活着的话，双亲大人应保重玉体，抚育好弟妹。生活难度的话，可卖掉土地、房屋，把生命糊过来，到十年八年我们就好了，有饭吃、有衣穿、有房子住。现在儿就要离开大别山，走上最前线消灭敌人，保卫中华，望双亲不要悲伤挂念。儿为伟大而生，光荣而死，是我做儿子最后的心意，罪甚！罪甚！

儿 实穗跪禀

家人收到这封信3个月后，24岁的程雄便血染沙场，永远倒在了战场上。

## 二

40多年后，程泉的伯伯程建华于1985年10月光荣入伍。临行前，家中长辈同样为他举行了简短的“壮行宴”。部队的训练很苦，但程建华从没打过退堂鼓。他说，他总能从那两封家书中找到坚持下去的理由。

4年后，程建华退伍，弟弟程国政参军。兄弟俩在站台拥抱“换防”，弟弟嘱托哥哥照顾老人，哥哥寄语弟弟精武爱军。汽笛声响，两人挥手作别，再想念，只能家书报安。程泉的父亲程建策因为身体原因，多次报名参军未果。几年后，程建华、程国政退伍回乡，三兄弟终于团聚。

打记事起，程泉和他的堂哥们就被“军事化管理”：父亲和几位“老班长”要求他们必须“听招呼、守纪律”，任何时候

都要“坐得端、站得直”……尽管父辈平时严肃少语，但程泉还是能从他们的叹息中感受到伯伯和叔叔“兵未当够”的壮志未酬、父亲“参军未果”的黯然神伤。因此，少年的程泉对于军营就更加向往。

2007年，程泉的堂哥程晓敏到了应征年龄。他戴上红花，在一片锣鼓声中骄傲地离开家乡。彼时的程泉还不到12岁，看到堂哥穿上军装时的神采奕奕，他恨不得一夜之间长大。

2015年，连续两年报名参军的程泉，终于通过层层筛选参军入伍。离家那天，程泉大步走向车厢，胸前的红花随风摆动。伯伯程建华和叔叔程国政久久地站在月台上，看着程泉渐渐远去的背影，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己。

## 三

那天的电话里，退伍不久的堂哥程晓敏没有对程泉多说什么。几天后，程泉收到程晓敏的信，信中只写着一句话：“天不怕，地不怕，愿献头颅保中华。”

看到这句话的那一瞬间，程泉体内的热血翻滚起来。这是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，18岁的大爷爷程雄写下的抗战誓言。

时间一天一天过去，程泉渐渐适应了岛上的生活，他黑了，瘦了，眼睛里却有了光亮。

2018年4月，大爷爷程雄的家信在电视栏目中被选读。此时，程泉已经成为陆军工程大学的一名新学员。“现在儿就要离开大别山，走上最前线消灭敌人，保卫中华，望双亲不要悲伤挂念。儿为伟大而生，光荣而死，是我做儿子最后的心意……”听着节目嘉宾声情并茂地读着大爷爷的家信，程泉在脑海中一遍遍回想起那些曾自以为“人生最苦的日子”：南日岛充满腥味的海风、毒辣の日头、遥远的夕阳和漫长的海岸线……那天，程泉发现自己开始怀念南日岛的时光，第一次觉得自己读懂了大爷爷的家信。

图片制作：周格格

# 故乡的核桃

■原野

## 家庭秀

阳光静静流淌/蘸一下/书本也变得五彩斑斓/我的脑海里/冒出一个古怪的问题/这一次/我不问妈妈/我问爸爸

## 定格

12月8日，武警甘肃总队酒泉支队勤务中队士官侯崇慧利用周末轮休，带着妻子和儿子来到图书馆借书，一家人享受短暂而温馨的团聚时光。

王兵强/文 赵锡强/图

# 百箩园山的月亮

■代江涛 周瑞博

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归队不久，王红强便对邹娟展开了猛烈的“信件攻势”。在那些信中，他所在的百箩园山天是蓝的，山是绿的，花是芬芳的，在山下仰望山上的执勤点，云雾缭绕，犹如仙境。邹娟读信后，非常好奇，决定去看看。

王红强把邹娟带到了百箩园山的山顶，那里是整座山唯一有信号的地方……王红强一周只能给邹娟打一次电话，但王红强从前从未说过，他每次打电话都要爬将近40分钟的山路。邹娟对王红强的好感也在悄悄“生长”。

送邹娟离开那天，王红强鼓起勇气表白，邹娟欣然同意。

两年后，王红强与邹娟结婚了。婚后，邹娟留在老家，王红强坚守在百箩园山。执勤路上，有一个地方被称为“望乡台”，能够眺望到附近的村子。对于常年眼里“除了山就是山”的官兵而言，哪怕在那里驻足片刻，都可以稍微缓解思家之情。王红强也常常在“望乡台”眺望，静静想念家中的邹娟。

王红强通常每月会给邹娟写一封

信。一次，中队任务繁重，王红强实在没时间写信，便将要说的话告诉文书，请文书帮忙代写。邹娟以为王红强生病瞒着她，心里十分着急。半月后的一个深夜，她风尘仆仆地赶到百箩园山。她坐了一天两夜的火车到市里，转汽车来到县城，再从县城到山脚下。看到王红强消瘦了不少，但好在没事，邹娟“呜呜”哭起来。

第二天，恰逢中秋。部队开饭时，战士们闻到了与往常不一样的香味。餐桌上，一碗碗浓香四溢的热干面齐整整地摆放着。炊事员在一旁赶着“嫂子昨晚来了一趟厨房，熟悉了一下灶台。这是嫂子今早特地给大家做的湖北热干面。”

王红强则在一旁插话：“我媳妇的手艺，不得了，你们可不能吃白吃。”

邹娟笑道：“别听他胡说，我走得急，过来啥也没带，只好做点家乡的热干面，大家抓紧品尝，多提宝贵意见。”

邹娟话音刚落，掌声不断。食堂里弥漫着热干面特有的香味。

“嫂子，还有吗？”身体魁梧的小吴端着碗喊道。

“有，多着呢！”邹娟开心地说。

圆月高升，深山透彻。晚上，在上坑点营区，官兵围坐一圈，开起了“茶话会”。

“嫂子，来一首，来一首。”一阵呼喊声在山间回荡。

邹娟不好意思地跟大家推上台。她接过话筒说：“来到部队第一天，我就感受到部队大家庭的温暖，军人是可爱又可敬的人。我唱的可能不是很好，请大家多多包涵。”说完，邹娟便唱起了王红强最喜欢的那首《望月》。邹娟低头向台下的王红强看去，刚好碰到王红强深情的目光。

2017年，面对走留，王红强也曾有过犹豫：留队，家庭的重担全压在邹娟身上；离开，放不下日夜守护的百箩园山……现在，在百箩园山里，王红强还是在会上上哨的路上，一遍又一遍地唱起那首《望月》。

百箩园山的山木，黄了又绿。

休假回家，看到附近超市有年终促销活动，我拉着母亲去超市准备囤些吃的。母亲素来节俭，即便有的商品优惠幅度很大，她也是拿起来看了看，又重新放了回去。结账时，母亲只买了一盒核桃仁，喃喃道：“咱家老院子里种的核桃今年都送人了，也没能给你剩个下。”

我的故乡在太行山东麓的小城林州。那里石厚土薄，山多地少，适合种植核桃。大伯家有一小块桃林。那些核桃成熟后，母亲会拿我穿小小的衣服找大伯换一袋核桃，而后一个人坐在小院里一剥就是一整天。剥去核桃的青皮，撬开浅褐色的外壳，轻轻一捻，嫩生生的核桃仁便从薄薄的膜衣中羞涩地走出来。刚打下来的核桃没有干核桃的油腻和苦涩，口感既脆又滑，很是香甜，是我儿时难以放下的“零食”。

小时候，我常常跑到大伯家的核桃林里一遍又一遍翻草，幸运的时候能找到一两颗掉落的核桃。确定没有核桃可捡了，我也会在地上捡块石头，对准核桃树一扔，核桃“啪”地一声掉下来，那种感觉太让人兴奋了。用脚一踩，再剥掉那层淡黄色的内膜，清甜的香味儿就散发出来。核桃的青皮是制作染发剂的原材料，剥上半晌，满手都是黑色。回家后，我免不了挨母亲一顿责骂。

后来，我家小院翻修，母亲从大伯的核桃林里移栽了一棵核桃树。母亲13岁那年外公去世，身为长姐的她虽未成年，却早早担起几个弟弟的成长教育、家庭花销等重担。核桃树的“核”有着“合”与“和”的寓意，她种下核桃树就是希望一家人和和美。

母亲乐于助人，无论亲戚还是邻居需要帮忙，她都不会推辞，因此大家常来找母亲聊天。今年核桃熟的时候，没能等到我休假，母亲就将老院子的核桃全部分给了大家。我明白，母亲对生活有着自己的解读。她就像一棵核桃树，四季变换周而复始，或许经历过风雨，但一切终会归于平静，她的心里满是善良。

# 家人

